



吕翼 作品

风过杨树村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吕翼

著



风过杨树村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过杨树村/吕翼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12

ISBN 978-7-5354-5428-7

I. 风… II. 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6422 号

责任编辑:沉 河

责任校对:陈 琦

装帧设计:西西里の空气

责任印制: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-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7.375 插页:2

版次: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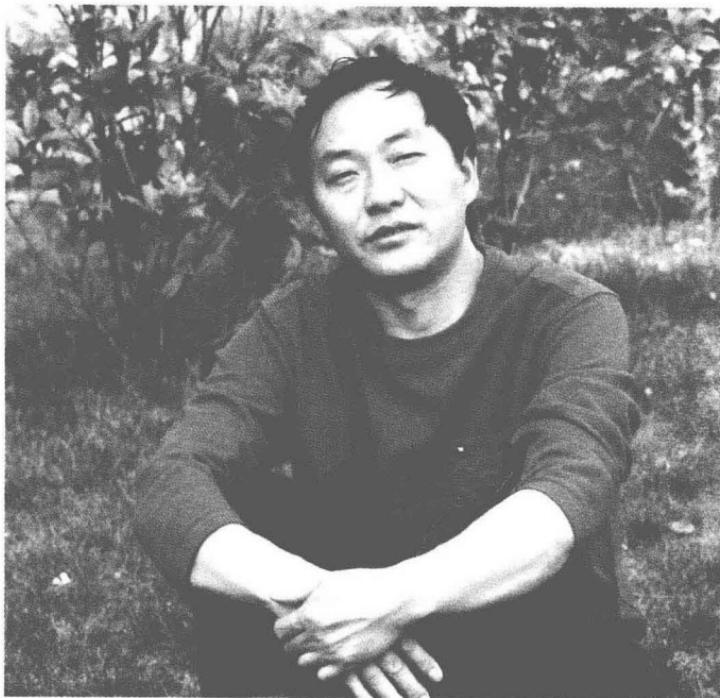
字数:159 千字

定价:26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作者简介



吕翼，1971 年生，云南昭通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在《中国作家》《民族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大家》《边疆文学》等多家刊物发表作品，并被《小说月报》《作品与争鸣》等选载。出版有小说集《灵魂游荡村庄》《割不断的苦藤》《别惊飞了鸟》、散文集《雨滴乌蒙》、长篇小说《土脉》等。获《边疆文学》奖、云南省政府文学创作奖、云南日报文学奖、云南省优秀文学期刊编辑奖、云南省德艺双馨青年作家奖等多种奖项。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。

目 录

别惊飞了鸟	1
别惊吓了火车	14
别笑得那样难看	25
灵魂游荡村庄	34
卖果	56
你的爹，我的儿	80
刃畜	106
树叶风尘	127
孝子	143
行走的秩序	156
旋转的障碍	177
杨树村的雾	192
竹竿	215

别惊飞了鸟

杨树村村口，一帮人蹲在配种人王矮三的墙脚，看王矮三给猪配种。虽然是早晨，但大伙儿起床后，都聚到这里了。一大早的，太阳还没有出来，树还没有影子，地里的庄稼露水还没干，要是下地，准会闹风湿的。人三三两两，渐渐地就有了些快活的空气。

老转从城里回来，骑的是一辆摩托，旧是旧点，但牌子硬，亚马哈。老转不仅骑摩托，有时还骑自行车，有时还开一辆让杨树村人见都没有见过的十分气派的那种小轿车。这一点对于杨树村的人来说，一点也不奇怪。就是哪一天，老转突然将航空母舰开到村头，摁摁喇叭，再让村子的人轮流上去坐一坐，摸一摸，然后向月亮开一炮玩玩，也是非常正常的。

母猪是只内江猪，黑毛，短嘴，凹眼，体型小，是刚刚长成的那

种。在大白种猪的追逐下，小母猪显得惊慌而羞怯。在这个路边的院子里绕来绕去，绕去绕来，大白种猪把意思表达了，小母猪就有些半推半就的样子。可当大白猪上前一步，将两只前脚搭上母猪的背时，母猪却上前半步，大白种猪就只好掉了下来。王矮三看得火起，一步跳将过去，两腿将母猪夹住，一只手拿住猪耳朵，一只手去逗那母猪的花头。母猪先是挣扎，后来就不动了，还发出低低的哼哼。大白种猪拾身而上，母猪发出了痛苦而欢快的呻吟。

老转熄了火，却不下车，只将脚尖点地，笑笑地看着这一幕。忽然，一阵羊的咩咩声传来，一阵细碎而密集的雨点般的脚步声传来，独眼赵四撵着一群羊出了村。经过这里，独眼赵四咳了一声说，还是矮三厉害。矮三从赭红色的木盆子里撩了水出来，洗着一手的白，也不抬头，说，干这一行，我在杨树村是老手，谁也别想端我的饭碗。王矮三为经营这样的一个行业，花了比这多十倍的承包地换来的场地，再跑云南下四川时时更新目前还算新优的种猪，还时时给乡畜牧站的同志搞搞吃请。是很不容易的。独眼赵四说，谁稀奇端你的饭碗，干那一行，连吃饭都恶心。你说话好听一点，矮三一下子站起，手上的黏液飞了起来，吓得墙下的人四处乱窜。独眼赵四喝住领头的那只羊，其余的就一下子都站住了。独眼赵四说，谁稀罕呢？我放羊自由自在，不靠别人，也不是要别人愿意了我才有钱。独眼赵四说这话的时候，还伸手去摸摸羊群中他的那两只外国进口的新品种羊。

矮三说，球，说我的公猪日不成的是谁？说我收费比外村多一块钱的是谁？偷偷将自家母猪牵到外村配种，将猪脚拖断的又是谁？独眼赵四眼中的那一柱光萎了下去。矮三说，我这基业不容易，你们知道我，为了干好这一行，让村里的猪多一些，让每家过年都有肥猪杀，我让猪给咬过，给驴踢过，被猫抓过。上次进这种猪的时候，半夜就出的门，额头还给树干撞破。谁要是跟我过不去，我就跟他拼了！

老转从车上跳了下来，一边说斗得好，斗得好，只有斗争，才会有胜利，只有斗争，才会有钱用。一边就给村人散烟。老转跳车的时候，既显出了矫健，又显出了沉稳干练，十分有气质。这和老转当年当过兵、转业后给一个大街维持过秩序有关。老转散完一包，就从公文包里再掏出一包散。王矮三说，咦，老转，你真的是太转了，看你这样子，怕是有什么好事？

老转说，是好事，是大事。

十多岁的小六指说，是给我家的苹果钱呀？你前年说好，是要去年还的，去年又好，要今年还。苹果你早卖给人家，早变成屎了，还不还钱？我叫我爹去。

老转说，小孩子，别多大人的事。让你爹好好睡一觉。你爹有风湿，不到十点钟就把他弄起床，他不揍死你。

小六指摸摸头，又看了看头顶上的白杨树枝，那上面有个鸟窝，三两只鸟儿踮着脚，在树上叽叽喳喳的叫个不休。

是你的工作又恢复了吗？王矮三甩甩手上的黏液说，你的枪法总是很准。老转扛枪的时候，曾经用枪打伤别人的腿。那次不是无意而是故意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那人跑起步来比他快。当然，他也因此而离开部队。到了地方，杨树村街治理交通秩序，就用了他。结果他又丢了那饭碗。

老转吹吹鼻，说，你矮，你低看我了，我要那工作干什么！

独眼赵四说，就是！我们老转维持杨树村街秩序的那阵，要你走，你敢站？就是我那群羊，只要老转站在街中间打个停的手势，它们就都乖乖地站住了。独眼赵四转过身对着老转说，就是现在，如果你还在那个岗亭上，我这两只外国羊依然是会听你的。

矮三一下子就噎住了。

老转说，那当然了，不过你要办什么事，给我说一声，我照样给

你办就是了。你们不是不知道，杨树村的村长，跟我那关系，铁。

独眼赵四说，是的是的，矮三你目光短浅，难道你不知道，我们老转向来干的都是大事，是有本事的，有资本的，要不怎么大家都叫他老转呢？

老转说，我这个人，就是要创造性地生活、工作。

独眼赵四说，是了是了……有人不是说你向枫桥市市长提过什么……哦，是“四大工程”的策划书。

老转说，是呀。

王矮三说，什么四大？是嘴巴数鸭的大，肚子数母猪的大，鼻子数大象的大，鸡巴数骡子的大？

老转说，你说那是动物，和你的工作分不开，太小，没有远见。我那是工程！第一大工程是给长城贴上瓷砖；第二大工程是给赤道镶上金边；第三大工程是给太平洋加上栏杆；第四大工程是给珠穆朗玛峰盖个电梯间。

独眼赵四说，你真是个伟人呢。

老转说，县长还真给我批了，他说，从小事做起，办点实事。

独眼赵四说，那你就做实事了。

老转说，我苦想了三个月，又做出了一套方案。四小工程是：给苍蝇戴上手套，给蚊子戴上口罩，给耗子戴上脚镣，给蟑螂发个避孕套。

太牛逼了，太牛逼了。矮三笑得喘不过气来。

独眼赵四说，你这回说的，啥子鸡巴好事？对我们有好处没有？

矮三说，怕是治瞎眼的。

老转看见独眼赵四的眼里亮了一下。但老转笑，却不说话。

矮三说，怕是治阳痿的。

独眼赵四脸一下子呈现出猪肝色。

老转说，比这还好。

老转看见赵四的眼光像是团火一样丢了过来。矮三说，那一定是劳务输出，广东老板不是说我们村里的人脑子不灵光，力气倒是大的。

老转懒得说话，将头偏半边。

矮三说，再不就是我们光棍村要绝种了，引起上面重视，每人发一个老婆。

老转说，比这还好。

矮三说，如果是引水，是修路，我就一个月不配种，跟你们出义务工。

老转说，你们目光太短，就只看得到眼皮、眼睫毛，再就是眼前的母蚊子。

杨树村周围都是山，西边是，东边也是。所以太阳出来或者落下的时候，都和山有关。这不，太阳刚从东边出来，东边的山就一派红晕。东边树影的边缘也就一片橘红。那些露水珠儿还有些光芒四射的样子。鸟儿的叫声就有了些湿润。

老转说，告诉你们，中影和北大君士要到我们村里拍电影了。

军士？是拍枪战片！你认识导演不？让我当个群众演员。小六指从墙脚一步跳将过来。左手高高举起，像是一坨紫芽姜。

老转摇摇头。

那是拍武打片？

老转还是摇头。

拍个鸟！老转你莫不是在逗我们。

老转笑了，我逗你们，我饭胀多了。告诉你们，君士是个单位的名称，人家要投资五百万，拍夏天敏的《好大一对羊》。

矮三说，老夏就是厉害，那次他下来蹲点体……体验生活，我就叫他写写我，让我上上报，露露脸。在杨树村，家家的母猪，都是我

配的呢。

独眼赵四说，对了对了，是该给你打打广告，家家的母猪都是你配的，你是全村的猪爷爷了。

矮三跳了起来，刚要说什么，老转一把将他拉住。老转说，逗逗嘴有什么，别影响了大事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次拍电影，一是要群众演员，二是要借一家的屋子拍戏。还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导演到处找这两只羊呢……

当下就有人欢呼雀跃，争当群众演员，反正无非就是背个背篓、赶一群羊，从摄像镜头前走走，就可以拿十块二十块钱。能把屋子借给那些漂亮的演员住，更是前辈子也没有想过的事。至于主要演员，至于谁来演那德三老汉，那是刘导演的事，和杨树村里的人无关，即使有关，联系也不大，也甭想。

但是，但是电影里的那两只羊，是外国羊。不是杨树村的那种大绵羊，也不是乌蒙山区的小黄羊。独眼赵四想从他那群羊里挑出来上电影，这种可能性是再大不过的。更何况他也有老夏书里写的那种羊。这让王矮三有些愤愤不平。

矮三说，人家老夏书里的羊，是外国羊，是尊贵的羊，怕你家梁上吊了几个舍不得吃的肉，它还嗅都不嗅。你根本不配养出这样的羊。

独眼赵四气愤愤地，拖着羊角，将其中一只外国羊拖了过来，说，我这不是老夏写的那种外国羊吗？不是这个，是哪个？只不过这是村长送我的，老夏写的那个，变成了副专员。

王矮三笑了，说，哪个送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这羊，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外国羊日出来的。

独眼赵四一急，生气地说，外国的都好，那咋不把你妹送给外国人？

矮三说，我妹太小，你妈老辣，正合适！

独眼赵四说，你看你那狗样，就像个矮草墩，还没有老子球高。

矮三说，你看你那瞎样，那瞎洞还不如女人那东西有看样。

墙下有人说，呀，真不得了，这样的话骂得太恶毒，比挖祖坟还叫人受不了。

两人就更加地气愤，拳头举到了一起，唾沫在两张脸之间飞来飞去。矮个的骂一句要跳一下，独眼的挥一下手就要擦一下瞎眼里流出来的泪。

老转说，别闹别闹，大家冷静一点，别耽误了大事。让人家北京来的刘导演见了，说杨树村民风太差，拍不成电影哪个负责？

两人的动作和声音就慢了下来。

老转说，那外国羊，不可能就是蓝眼睛，高鼻子，白脸巴。即使是，我们也可以想想办法。

独眼赵四说，就是就是，我那羊在村里可是数一数二的。如果给它化化妆，和外国羊有啥区别！

老转说，但如果实在没有那羊，我看用猪来演也不是不可以的。

就是就是。王矮三一步跳过去，在那只已经疲倦了的公猪屁股上踢了一脚，说还不快起来，让老转看看，你就要当明星了，你就要上电影了！不料那公猪并不起来，将头回过来，朝矮三脚上就是一口，长牙厉齿，这一下不把矮三脚咬断，也要将他撕去一块皮。看得众人失声尖叫了起来。

但矮三跳得快，无非是裤脚上沾了些公猪黏乎乎的口水。矮三说，要当明星了，架子就大了。

独眼赵四说，你看你看，这猪头猪脑，再加上这样的品性，也够上电影呀？还是我那只羊，多帅，多有气质！

老转叹了口气，说，通过比较，你那羊，是要合适一点。好是好，只是怕刘导演看不上呢。

独眼赵四说，那你要给我多说说好话，事成了，我请你喝蛇酒，请你吃羊肉。

老转说，都乡里乡亲的，说这些见外的话。老转在原地转了两个圈，踏了一回步，慢悠悠的，有些将军大战之前决策的样子，有些领导拍板一个炙手可热的大项目时的样子。他沉吟了一会说，这样，我把你的羊带去，让导演先看看。说不定，好多美女想嫁给你还要排队。

独眼赵四高兴了，说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

老转说，你的羊，本来是要你去才对的。但你看你那样，刘导演还好说，只怕那些漂亮的演员一见你，都吓跑了。耽误了大事，功亏一篑呀！

这时，太阳已经高起来了，白杨树哗啦哗啦将垂直的阳光洒了下来，树的影子就在红土上浮动。红土凹凸不平，有的凹地还积了昨夜里下的雨，树上露水的光芒消失了，地上却又有些光芒四射的样子。要到地里干活的人都从这里过，大家都停了脚步，这里的人就越来越多。这次让独眼赵四狗日找了个便宜，矮三心里怪不舒服的，不过，他不好表露这些，让人说他小肚鸡肠，那也没有意思。当然他也有高兴的一面，因为自己的配种厩旁，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光顾过。

而独眼赵四也显得格外的亢奋，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羊可以当演员，而且是因为自己的羊当了演员后，有一件事一定会发生改变。

这里的人群里站有一个小桃红。她本来是在家里给公猪煮食的，听得外面一阵喧哗，她就出来了。看到这么多人，这样的热闹，小桃红就笑笑的。

其实小桃红已经老了，而且四十岁一翻坡，脸上的红晕淡了，嘴角的酒窝瘪了，眼角的沟壑深了。小桃红老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她已经是矮三的老婆。但独眼赵四想她，杨树村人都知道，从小时算起，一晃就是二十多年。二十多年里，赵四一直用他的独眼，躲在树林后，

躲在树影下，深情地看着她像花儿一样的开来开去，一直开到眼下的这个样子。

而且，为了她，赵四丢了一只眼。那是二十年前，赵四和王矮三在决斗时付出的代价。

那个时候，赵四还不是独眼的赵四，而是个双目含威、雄气逼人的小伙子。矮三虽然矮，但因为年轻，也气宇轩昂、英俊潇洒。两人有一个相同的本领，就是弹弓打得准，天上飞的谷雀打得下，谷底跑的獐子射得中。两人也有相同的一点，就是他们同时喜欢上了村里最美的小桃红，而小桃红对他们也一样的好。

两人听从了在村里维持交通秩序的老转的意见，采取村里最传统最古老的决斗办法，互相比试弹弓。谁胜了，谁就有追求小桃红的权利。谁要是输了呢，谁就主动让开。

决斗的场地选在村口的老白杨树下。这白杨树上百年了，成精了的。人们烧香拜佛要来树下，人们赌咒发誓要来树下，老白杨树在做神的同时，还成了村里的公证。

那天的天气好得很，本来天一亮，两人就要来到树下的，一夜没睡，他们等的就是这样一个决定爱情的关键时刻。但雾还罩着，雾岚还在人们眼前缭来缭去。两人都已准备好了，见证人老转却说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村里人也说，等等吧，等等吧。晨雾散尽，阳光普照。一缕缕的阳光从白杨树阔大的树叶间落了下来，像七彩的霓虹，又像轻丽的绸缎。赵四说，开始吧。王矮三也说，开始吧。两人说这话的时候，村人明显地感到声音的颤抖。

两人拉了马步，相互间的距离是二十米。两人手里都握了他们数日来精心打磨的弹弓。赵四说，我就打你的左眼，你不是一见到小桃红，左眼就弯得格外地叫人恶心吗？矮三一笑，也说，我就打你的右眼，你不是一见我，右眼里的火将湿柴也能点燃吗？赵四说，别啰嗦，

看招！赵四稳了稳神，将弹弓上的橡皮筋拉足。而那一边，矮三的橡皮筋也绷到了最大的限度。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
两人正等着老转的发令。但老转又说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老转一转身，进村里去找小桃红。小桃红赶过来时，急得一脸的寡白，但这个时候，她是谁也劝不住的。

老转下了开弓的令，两人同时放手。而在这一瞬间，一阵微风轻过，王矮三忽然看见小桃红眼里滚出了一大颗晶莹的泪花，那泪花在早晨的阳光下放射出一股令人胆寒的冷光，叫他心惊胆战，难辨左右。王矮三的手就抖了一下。赵四的手也抖了一下，原因是顶上的树影将太阳光倏地甩下来，光影交错，令他眼花缭乱，不辨东西。

两人同时放出了手中唯一的一颗石子。结果王矮三打中的是赵四的左眼，而赵四则只将王矮三的左耳打了个缺。两人都没有赌中，两人都没有追求小桃红的权利。但村里人除了他们两人，小桃红是谁也看不上的。小桃红在痛苦中煎熬了整整三年，最终她嫁给了王矮三。

在这个事上，赵四输得最惨，他失去了爱的权利，还输了一只眼。从那以后，他一看见树影就头痛。

独眼赵四今天十分风光。他配合着老转，将他的那对羊从羊群中撵出来，再送上过路的货车厢。那对羊发出哞哞的急叫，说不清是痛苦还是幸福。独眼赵四心里有些不忍。不过老转说了，演完电影，这对羊还是要回来的，它再风光，杨树村毕竟是它的第二故乡。更何况，这里还有个独眼赵四呢。

独眼赵四回过头来说，天下最好的猪种恐怕就是矮三的了。

王矮三心里虽然有气，但腰是挺的。矮三哼了一声，算是答应。

赵四说，而且矮三配的猪种，从来就不孬。但对于羊来说，恐怕就难说了。

王矮三把头回了过来，矮三说，咋？

赵四说，你要是配了羊，生出羊来，我输你钱。

王矮三愣了一下，想赵四这穷得内裤都没有穿的人，想用钱来吓我，没门。王矮三说，只要我这种猪愿意，连人它都可以配。

人群中有不小的起哄。赵四说，不是你的种猪，是你。

王矮三说，放屁。

赵四说，你不敢了？那你就认输了。

矮三说，我输什么！你才输呢。

赵四说，打个赌，你要是日出了羊，那我就输你两千块钱。你要是输了呢……

矮三说，老子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？

独眼赵四说，那我就……就把那对羊输给你。

矮三说，那……那你要怎么？

赵四说，那你就把老婆送我睡一夜。

村人一下哗然。矮三说，睡什么睡，你输定了。

独眼赵四回头对大家说，都来入股啊，到时生出小羊来分红。要是生不出羊来，生出人来，或者生出个丑八怪来，就拿矮三的老婆来抵。

小桃红原本可怜着这独眼赵四，想不到他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损她，她满眶含泪，骂了一声：恶心！然后一扭头，从人群中冲了出去。

王矮三回头看了看，说老转呢，老转呢，叫他来作证人。赵四你把钱交给老转保管。

在核桃树上摘核桃的小六指说，那不是？那不是？骑着摩托跟着那辆拉羊的货车，上了回城的大路了。

老转到了《枫桥报》社，在记者部恰巧遇见侯来。侯来在乡下教了半年书，因为能写几行歪诗，通过活动活动，就调到了枫桥报。可

他运气不佳，刚来这里不久，好稿子还没有写出来，上面来了通知，县级报要撤。这不，小侯记者在这里一脸的痛苦。

老转的到来，却没有改变侯来的心情。侯来平躺在沙发上，眼神呆在房顶的两只重叠的苍蝇上，半天不动。

老转说，有啥鸡巴大不了的，不就是个工作。

侯来说，你球头上顶鸡毛，说的倒轻巧，难道还要让我回乡里教书不成？

老转说，你拿我比比，工作我要了干什么，拴着我在单位上，一杯茶水，一张报纸，有啥日子过！

侯来说，你当年不是挺威风的，站在大街的岗亭上，威风凛凛，哪个不怕？不是说，县委的车你不让走就真的不能走？

老转说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我现在是指东打西……

侯来说，你是名人，连县委领导都怕你的。

老转说，不是怕，是尊重！小兄弟，你说什么话！我说你，上天给你机遇，你不抓住，干着急，我看你是只有教书的命了。

侯来说，你这人牛逼得很，你是干过四大工程又干过四小工程的人，在你眼里没有干不成的事。可我……

老转说，这就对了，你想，报社一撤，人员都要重新安排，抓住了，你就糠箩跳米箩，一步奔小康。

侯来说，怎么奔？怎么奔？你给我指点指点。

老转把早上杨树村村口的那一段事情说了。老转说，你把它写好，这样好玩的故事。写好登了报，今晚我请你进歌舞厅。

侯来说，球，你又发什么财了？

老转拍拍包，鼓鼓的。老转说，刚做了趟生意，卖了两只大肥羊。

老转依旧一脸的荣光，到了村公所，要见村长。村文书说，你预约过没有？